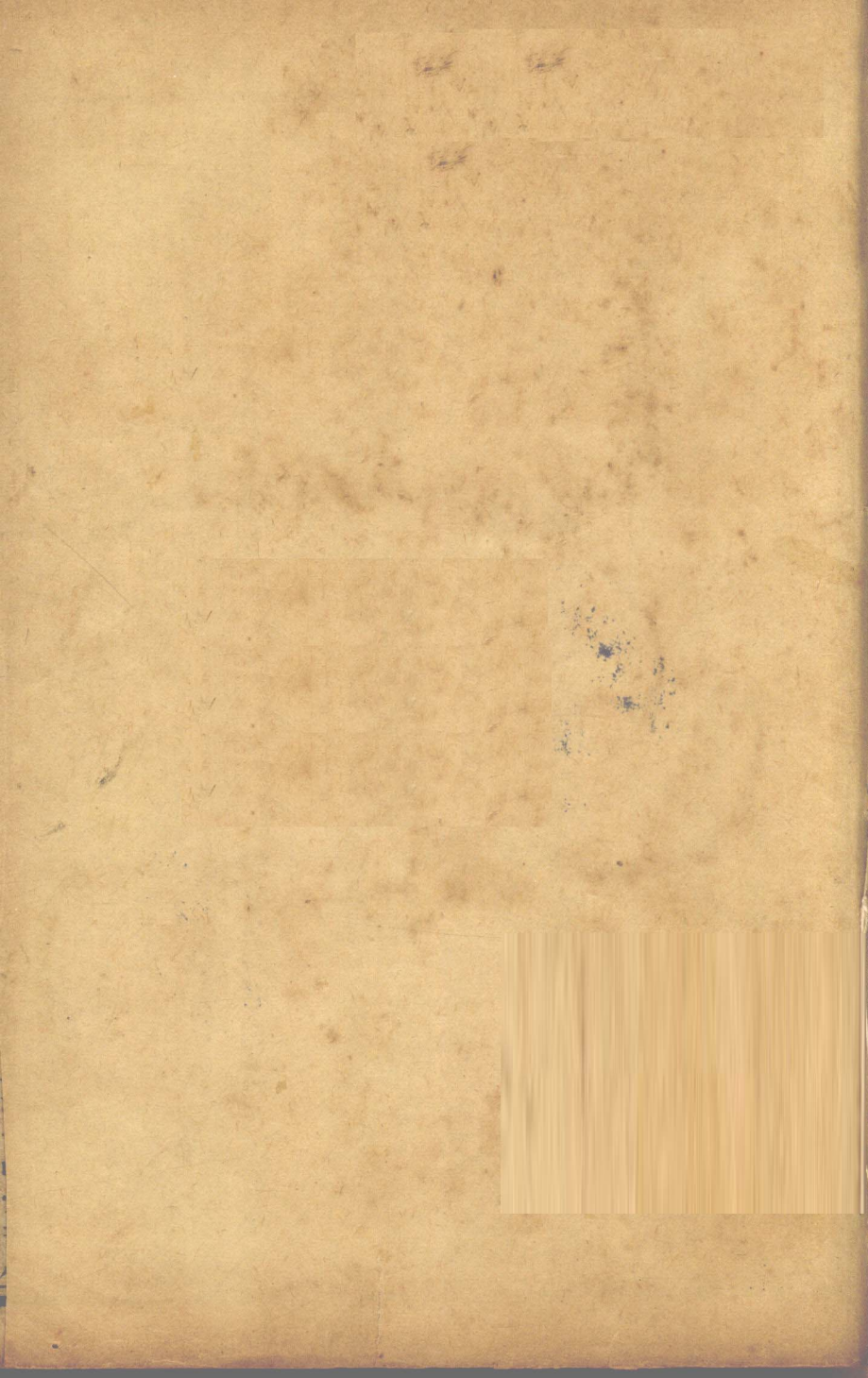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二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濯西編釋

福山劉嗣宗南瑛泰閱

統治

論者賅論其理理明而治療之方不可不講也原本九傳治法在下卷之末已經倒置且例於調理法後正名論前豈有先調理而後施治者乎又豈有先施治而後方正其名者乎其編次之不倫甚矣今將其九傳治法移在瘟疫初起之後合二篇成一卷為治瘟疫之大綱焉第其中止有治三陽經法而三陰竟乃闕如豈作者原未及此耶抑有之而偶然遺落耶此其間有甚不可解者焉編統治

瘟疫初起治法原題瘟疫初起

瘟疫初起先憎寒而後發熱日發但熱而無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其時邪在伏脊之前陽胃之後雖有頭痛身痛此邪熱浮越於經瘟疫自口鼻入膜原不可認為傷寒表症輒用麻桂之類強發其汗此邪不在經汗之徒傷表氣既云浮越於經何又言邪不在經蓋邪之本原在膜原其浮越於外者猶樹之有枝耳熱亦不減又不可下此邪不在裡裡臟腑下之徒傷胃氣其渴愈甚宜達原飲

目仲景
而後遇
傷寒而
瘟疫而
用麻桂
不知謀
治幾許
先生達
原飲可
謂獨闢

達原飲

檳榔二錢厚樸一錢姜汁炒 草果仁五分 知母一錢 白芍一錢 黃芩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午後服

按檳榔能消能磨除伏邪為疎利之藥又除嶺南瘴氣厚樸破戾氣所結草果辛烈氣雄除伏邪盤踞三味協力直達其巢穴使邪氣潰敗速離膜原是以為達原也熱傷津液加知母以滋陰熱傷營氣加白芍以和血黃芩清燥熱之餘甘草為和中之用以後四味不過調和之劑如渴與飲非君主之藥也 凡瘟邪遊溢諸經當隨經引用以助升泄 如頭痛身熱脊強腰背項痛此邪熱溢於太陽也本方加羌活一錢 如目痛眉稜骨痛眼眶痛鼻乾不眠此邪熱溢於陽明經也本方加葛根一錢 如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此邪熱溢於少陽經也本方加柴胡一錢症有遲速輕重約有多寡緩急務在臨時斟酌所定分兩大畧而已不可執滯凡立方皆宜如此 間有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而無數脉此不傳裡者一二劑自解亦愈稍重者必從汗解如不能汗乃邪氣盤踞於膜原內外隔絕表氣不能通於內裡氣不能達於外不可強汗更不可用湯火熨蒸此時無遊溢之邪在經三陽加法不必用宜照本方感之重者古胎如積粉滿布無隙服湯後原服達原飲不從汗解而從內陷舌根先黃漸至中央

原文先為首之今改正之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陽明次少陽次太陽

用達原
飲外又
有此三
法又詳
法始無
遺

邪漸入胃。此三消飲症。若脉長洪而數。大汗多渴。此邪氣適離膜原。欲表未表。此白虎湯症。如舌上純黃色。兼有裡症。為邪已入胃。此又承氣湯症也。有二三日即潰。而離膜原者。有半月十數日不傳者。有初得之四五日。淹淹攝攝。不快。狀至五六日後。陡然陡音斗勢張者。凡元氣勝者。毒易傳化。傳者邪氣流行之勢化者邪氣變動元氣薄者。邪不易化。即不易傳。設遇他病久虧。適又微瘟。能感不能化。安望其傳。不傳則邪不去。邪不去則病不瘳。延纏日久。愈沉愈伏。多致不起。時師誤認為怯症。日進參芪。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

三消飲

即達原飲加羌活葛根柴胡大黃

姜棗煎

白虎湯

石膏

煨

知母炒 甘草

糯米炒

姜煎或止用水

松峯曰。達原飲誠治瘟疫之仙方。和平穩當。如勞症之有地黃湯也。仲景之治

傷寒。用麻桂尚多避忌。而此獨無之。治瘟疫初起者。按症問因。加減出入。無往

不利。如因食積而觸動其邪者。本方加神曲麥芽。因肉積者。加山楂之類。類而

推之。可應變於無窮矣。惟方內用白芍。雖曰活血。而其性未免收斂。瘟疫雖不

宜發汗。然始終賴汗以解。芍藥乃斂汗之物。於瘟疫症中。似不相宜也。承氣

方已見前。三消白虎原在後卷別門。今俱移於此。以三消白虎等症上已言之。

始邪如初起用達原飲加減消息之當下則用諸承氣也餘可類推合此三層治法始備舉班湯見下發班門

鑿鑿則其方即當附錄於後以便查閱後不再贅

瘟疫十傳治法

原題總論瘟疫有九傳治法傳本有十而題止言九是遺却一條矣今特改作十傳似與下條例者有照應耳

瘟疫之傳有十病人各得其一非謂一病而有十傳也然絕不出乎表裡之間而已

蓋瘟疫之來自口鼻入感於膜原伏而未發者不知不覺已發之後漸加發熱脉洪

而數此衆人相同宜達原飲疏之

此仍從上篇說來原原本本自然貫串與上相承當曰此篇在四本之末與上篇渺不相屬非第

維錯亂令閱繼而邪氣一離膜原察其傳變衆人不同者以其表裡各異耳醫者昧者亦難理會

十傳治法不知邪之所在當汗不汗當下不下顛倒誤用但治其症見頭治頭不治

其邪邪去而諸症悉平同歸於誤也

有表而不裡者其症頭痛身痛發熱而復凜凜內無胸滿腹脹等症谷食不絕不煩

不渴此邪氣外傳由肌表而出或自班消者則有班疹桃花班紫雲班之異或從汗

解者有自汗盜汗狂汗戰汗之殊此病氣之使然不必較論但求得班得汗則愈凡

自外傳者為順勿藥亦能自痊間有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白虎湯見班出不透

而熱不退者宜舉班湯有班汗並行而愈者若班出不透汗出不徹而熱不退者宜

白虎合舉班湯

有表而再表者邪發未盡膜原尚未隱伏之邪或二三日四五日後依前發熱脉洪

而數及其解也班者仍班汗者仍汗而愈未愈仍用前法治之然亦希有至於三表

者更希有也

有裡而不表者。外無頭痛身痛。而後亦無二班四汗。惟胸膈痞悶。二字欲吐不吐。雖

得少吐而不快。此邪傳裡之上者。吐宜瓜蒂散。吐之邪從吐減。邪盡病已。邪傳裡之中

下者。心腹脹滿。不嘔不吐。傳以上或燥結便閉。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大腸膠閉。

傳上四句。並宜承氣輩。導去其邪。邪減病減。邪盡病已。上中下皆病者。不可吐吐之為

逆。但宜承氣導之。則在上之邪順流而下。嘔吐立止。脹滿漸除。

有裡而再裡者。愈後二三日。或四五日。前症復發。在上者仍吐之。在下者仍下之。再

裡者。常有三裡者。希有也。雖有上中下之分。皆為裡症。

有表裡分傳者。始則邪氣伏於膜原。膜原者。即半表半裡也。邪氣平分。半入於裡。則

現裡症。半出於表。則現表症。此瘟家之常事。然表裡俱病。內外壅閉。既不得汗。復不

得下。不可汗而強求其汗。必不可得。宜承氣先通其裡。裡邪既去。則裡氣通。向者鬱

於肌內之邪。乘勢盡發於肌表。或班或汗。宜隨其性而升泄之。諸症悉去。既無表裡

症而熱不退者。膜原尚有已發之邪未盡也。宜三消飲調之。瘟疫古上白胎者。邪

在膜原也。舌根漸黃。至中央。乃邪漸入胃。設現三陽經症。太陽頭痛云云。用上篇達原飲。加

法。太陽羌活云云。因有裡症。復加大黃。名三消飲。三消者。消內消外。消不內外也。此治瘟之

全劑。以毒邪表裡分傳。膜原尚有餘結者。宜之。

疫沙二症合編

卷二 統治

三 上海千頃堂書局

松峯曰瘟疫舌上白胎一段吳又可原本另標一題曰表裡分傳列於上卷急症

急攻之後邪熱散漫之前絕無倫次今移入此處遂成一類以便觀覽焉
有表裡分傳而再分傳者照前表裡俱病宜三消飲復汗復下如前而愈此亦常事
至三發者亦希有也

有表勝於裡者膜原伏邪發時傳表之邪多傳裡之邪少是表證多而裡症少也當
治其表裡症兼之

有裡勝於表者裡症多而表症少也但治其裡表症自愈上節言裡症兼之者是尚

節但治其裡表症自愈是絕不用解表矣二節必如此看有先表而後裡者始則但有表症而無裡症宜達原飲

有現三陽經症者當用三陽加法經症不顯但發熱者不用加法繼而脉洪大而數

自汗而解邪離膜原未能出表宜白虎湯辛涼解散邪從汗解脉靜身涼而愈愈後

二三日或四五日依前發熱宜達原飲以後反加胸滿腹脹不思飲食煩渴舌上胎

刺等症加大黃微利之久而不去在上者宜瓜蒂散吐之在中下者宜承氣導之即

但裡表治法有先裡而後表者始則發熱漸加裡症下之裡症除二三日內復發熱反加

頭疼身痛脉浮者宜白虎湯若下後熱不甚減三四日後精神不慧脉浮者宜白虎

湯汗之此二症宜小柴胡服後不得汗者因津液枯竭也加人參覆卧則汗解此近

分傳之症若大汗下後表裡症悉去繼而一身盡痛身如被杖甚則不可反側周身骨寒

汗出太
過陽氣
不周

而痛。非表症也。不必解表。勿藥靜候。則身痛自愈。以上十傳已完下節凡瘟邪再表

再裡。或表裡分傳者。醫家不鮮。反責病家不善調理。以致反復。病家不鮮。每責醫家

用藥有誤。致病復起。彼此歸咎。胥失之矣。殊不知病勢之所當無。非醫家病家之過

也。但得病者精神完固。雖再三反復。隨治隨愈。倘延挨失治。或治之不得其法。日久

不除。精神耗竭。嗣後更醫投藥。雖當現在之邪拔去。而膜原尚有伏邪。一二日內。前

症復起。反加循衣摸床。神思昏憤。目中不了了等症。且脈勢漸委。大山之兆也。病家

不咎於前醫。担誤時日。反咎於後醫可乎。當此之際。攻之則元氣幾微。補之則邪火

益熾。守之則正不勝邪。必無生理矣。此所必當早治而治之。務得其法也歟。

松峯曰。裡症多而表症少。一層。吳又可原序於第七節。表勝於裡一段之內。但亦

當對待言之。不得連類而及之也。今提起另作一節。既然表勝於裡。自然有裡勝

於表一層。此天然之屬對也。有此一節。原係十傳。自不得以九傳命題矣。

臧盧溪曰。先裡而後表。節云下之裡症。除二三日內。又發熱云云。此時如脈洪數

而兼長大。現陽明症。方可用白虎。所云反加頭痛身痛。脈浮者。乃太陽症也。白虎

大非所宜。且是症下後。氣血虛者。亦有之。不若用小柴胡加減出入之為德也。

瓜蒂散 甜瓜蒂 一錢如無以漢 赤小豆 梔仁 各三錢

水二盆。煎一盃。方入小豆煎至八分。先服四分。時煩不吐。再服完。吐之不盡。煩滿

疫痧二症合編 卷二 統治 上海千頃堂書局

尚存者正煎服

疫痧二症合編卷之三

延陵吳有性又可甫著

松江李林馥啟賢氏重校

諸城劉奎松峯訂正

男劉秉錦濯西編釋

福山劉嗣宗南瑛忝閱

雜症

傷寒之雜症門例有成書茲瘟疫雜症皆散見於各集中忝錯雜出絕不分門即以下後之症言之共計十條理應叙於一處而原本則分三次位置之中間乃雜以他說此何為者耶今將諸雜症彙成一卷稍分層次班汗黃血在前下後諸復居末庶幾俾習者護同條之貫而讀者省繙閱之勞矣編雜症

發班戰汗合說

凡瘟和留於氣分解以戰汗留於血分解以發班氣屬陽而輕清血屬陰而重濁是以邪在氣分則易疏透邪在血分恒多膠滯陽主速而陰主遲也所以從戰汗者可使頓解從發班者當求漸愈

松峯曰戰汗亦有未能頓解者發班亦有不待漸愈而便脫然者未可概論發班

邪留血分裡氣壅閉則伏邪不得外透而為班若下之內壅一通則衛氣亦從而疎

暢或出表為班則毒邪亦從而外解矣。若下後班漸出不可更大下。設有下症少與承氣緩緩下之。若復大下致中氣不振。班毒內陷則危。宜托裡舉班湯。

托裡舉班湯

川山甲^{二錢炙黃研碎}當歸^{白芍各一錢洗}白芷^{柴胡各七升}麻^{五分}

水姜煎服下後班漸出復大下。班毒復隱反加循衣摸床撮空裡線。脉漸微者

危。本方加人參一錢補不及者死。若未下而先發班者設有下症少與承氣

須從緩下。^{設有下症句宜重看有下症方且少與緩下之若無下症斷不可與承氣矣}

松峯按下後復大下。是指用他藥言非指此方。

又按此方係專為下後中氣不振班毒內陷者設也。故用芍藥以托裡升柴

白芷以舉班。山甲以走竄經絡則衛氣疏暢而班漸出矣。

松峯曰發班總因邪毒不鮮留於血分所致有當汗不汗而表邪不鮮者有

當下不下而裡邪不鮮者有當清不清而熱極不鮮者有疫氣鍾厚而蓄毒

不解者有誤用溫補而陽亢不鮮者有過服寒涼而陰凝不鮮者有當補不

補而無力不鮮者。^{或大下後或虛羸此外用補法}致病非一途故療之亦多術。篇內治班

止有一承氣奚足以盡其變哉。至於舉班湯亦第補救大下受傷之劑並非

治班正方。舉一廢百。何其疎畧乎。

戰汗

瘟疫先傳表後傳裡忽得戰汗邪氣輸泄當即脉靜身涼煩渴頓除若至三五日後陽氣漸積不待飲食勞碌而復者蓋表邪已解裡邪未去也纔覺發熱下之即解其表裡分傳者裡氣壅閉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盡日後復熱當復汗復下下後煩渴減腹滿去或思食而知味裡氣和也倘身熱未除脉近浮此邪氣拂鬱於經表未解也當得汗解如未得汗以柴胡清燥湯和之復不得汗者從漸解也勿強發其汗上二段與戰汗無異應下失下氣消血耗既下欲作戰汗但戰而不汗者危以中氣虧微虧損但能內陷不能升發也次日當期復戰厥回汗出者生厥不回汗不出者死以正氣脫不勝邪也戰而厥固無汗者表氣枯涸真陽尚在也可使漸愈戰而不復忽瘥身如尸者死凡戰不可動擾但可溫覆動則戰而中止次日當期復戰戰汗後復下後越二三日腹痛不止者欲作滯下也無論已見積未見積宜芍藥湯芍藥湯

白芍

炒一錢生當歸一錢洗枳榔二錢厚樸一錢姜甘草七分

姜引裡急後重加大黃紅積倍芍藥白積倍枳榔

自汗

自汗醒時者不因發散自然汗出也伏邪中潰氣通得汗邪欲去也若脉長洪而數

復字存 疑解後 亦有因 餘熱未 清而腹 脹者不 可盡作 滯下論 當合脉 症細參 瘟疫自 汗多半 邪氣方

身熱大渴宜白虎湯得戰汗方解 裡症下後續得自汗二三日不止甚則四五日

不止身微熱甚則汗甚熱微汗亦微此屬表是有留邪也邪盡則汗止汗不止者

宜小柴胡以佐之表解則汗止 設有三陽經症當用三陽隨經加減藥初起見瘟疫

有裡症時當盛暑多作自汗宜下之白虎症自汗解見前 若面無神色唇口刮白

表裡無陽症喜熱飲稍冷則畏脉微欲絕忽得自汗者為虛脫夜發晝死晝發夜亡

急當峻補補不及者死 大病愈後表邪盡去每飲食驚動即汗此表裡虛怯宜人

參養榮湯倍黃芪勿藥亦自愈 若瘟疫未盡去淨誤認為表虛自汗輒用黃芪寔

表反止汗之劑固住其邪則大害此段原在三陽經節內今移於篇另作一節專言誤補之為害甚巨也

松峯曰凡瘟疫多有自汗者則自汗迺瘟疫中之輕症逐其邪而汗自己

盜汗

裡症下後續得盜汗者表有微邪也若邪甚竟作自汗伏邪中潰則作戰汗矣此四句推

開說非本題正面 凡人目張則衛氣行於陽目瞑則衛氣行於陰行陽謂升發於表行陰謂

斂降於內今內有伏熱而又遇衛氣兩陽相搏熱蒸於外則腠理開而盜汗出矣上

汗一句推盜 若內伏之邪一盡則盜汗自止二句遙接篇首 設不止者承上表有微邪句 宜柴

胡湯以佐之瘟疫愈後脉盡身涼數日後重看此句若乍愈得汗 反得盜汗及自汗

並滯 者自汗此屬表虛宜黃芪湯

松峯曰此篇似專指下後之盜汗言亦疎畧

柴胡湯

柴胡錢 黃芩 陳皮 生薑 大棗一枚 甘草各一錢

按古方有人參半夏今表裡寔故不用人參無嘔吐故不加半夏

松峯按小柴胡乃傷寒少陽經和緩之劑故用參半瘟疫始終一於為熱與寒字相去萬里故減去參半為最宜且瘟疫即有嘔吐亦非半夏所能止也

黃芩湯

黃芩

蜜炙

白朮

土炒

當歸

酒洗

甘草

五味子

炒研

如汗未止加麻黃根未有不止者然屬寔常多屬虛常少邪氣盛為寔正氣奪為虛虛寔之分在有熱無熱熱字兼發熱與肌膚熱有熱為寔無熱為虛若顛倒誤用必有虛虛寔寔之誤臨症當慎

松峯曰此方五味用至三錢以之為君而白朮止用一錢似乎未妥故將全方分兩皆不載以待用者自酌可也原方無炮製今增之

狂汗

狂汗者伏邪中潰欲作汗解因其人稟賦充盛陽氣沖擊不能頓開故忽然坐卧不安且狂且躁少頃大汗淋漓狂躁頓止脉靜身涼霍然而愈

松峯曰戰汗已属欲解之候然尚有戰而不得汗者狂汗則不然看來狂汗未有不愈者故不須服藥所以無方此竟係輕症

內壅不汗

唯其內壅所以不汗宜串講

瘟疫表裡分傳者醫見有表症復有裡症乃引經論先解其表次攻其裡連進大劑麻黃絕無汗轉見燥者何耶蓋發汗之理自內達表今裡氣結滯陽氣不能敷布於外即四肢尚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達表耶凡見表裡分傳之症務宜用承氣先通其裡裡氣一通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解者當與十傳中表裡分傳節參看

畜血

大小畜血總因失下邪熱久羈不泄血為熱搏留於經絡敗為紫血溢於腸胃腐為黑血便色如漆大便反易者雖結糞得瘀而潤下句難解結糞雖行真元已敗多至危殆其有喜忘如狂者此胃熱波及於血分血乃心之屬血中留入蔓延心家故有是症仍從胃治

發黃一症胃寔失下表裡壅閉而鬱為黃熱更不泄搏血為瘀凡熱經氣不鬱不致發黃熱不干血分不致畜血四句開筆同受其邪故發黃而兼畜血非畜血而致發黃也但畜血一行熱隨血泄黃亦隨減嘗見發黃者原無瘀血有瘀血者原不發黃所以發黃當咎在經瘀熱若治瘀血誤也胃移熱於下焦氣分小便不利熱結膀胱也三句

此篇以畜血命題又黃說殊屬不倫三段分析却

說胃移熱於下焦血分。小便自利。膀胱蓄血也。三句題之正面小腹鞭硬滿。宜小便不利。今

小便自利者。故責之蓄血也。四句伸明上文小便不利。亦有蓄血者。此另是一症非小便自利。便

為蓄血也。承上起下。即接胃寔失下等句也。胃寔失下。至夜發熱者。熱留血分。更

加失下。必致瘀血。初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既投承氣。晝日熱減。至夜獨熱者。瘀血

尚未行也。宜桃仁承氣湯。投承氣無濟。又宜此湯。服後熱除為愈。或熱時前後短縮。再服再短。

畜血盡而熱亦盡。大勢已去。亡血過多。餘焰尚存者。宜犀角地黄湯調之。若至夜發

熱。更有瘡瘡。與熱入血室三症。皆非蓄血。並未可下。宜審。

松峯曰。既以畜血標題。當追論其血之何以蓄。與蓄血之作。何以治便了。只顧糾

纏發黃。亦二者分晰極清。亦總屬閒話。蓋畜血發黃。原是兩症。各自不同。何用囂

囂置辯乎。且通篇俱欠清楚。是先生敗筆之作。

桃仁承氣湯

大黃生熟芒硝 桃仁雙仁莫用范當歸酒洗白芍 丹皮酒洗

犀角地黄湯

生地 白芍 丹皮酒洗犀角另磨水將上三味煎出對服

按傷寒太陽不解。從經傳腑。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血結不行者。宜

抵當湯。此層陪說今瘟疫初無表症。而唯胃寔。故腸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抵當行

痧逐畜之最者。無分前後二便並可取用。蓋畜血結甚者。在挑仁力所不及。宜抵當湯。非大毒猛厲之劑。不足以抵當之。故名。然抵當症絕少。此第備用。原按松峯按抵當湯終覺難用。故不錄。代抵當丸與生地黄湯二方。尚和平。並錄於左。以備擇用。

代抵當丸

大黃 生地

歸尾

酒洗

桃仁

湯泡去皮研末
雙仁有毒

山甲

炒

元明粉

肉桂

去皮

蜜丸

分兩
時酌定

生地黄湯

生地

錢二三

乾漆

盡烟
錢炒

生藕汁

小杯
如無以大小

藍葉

錢半

大黃

一二錢

桃仁

皮一錢
火研

歸尾

二錢
酒洗

紅花

六分
酒洗

發黃

原題有瘡字並有是府病非經病二句

瘟邪傳裡遺熱下焦小便不利。邪無輸瀉。經氣鬱滯。其傳為瘡。此是瘟疫黃瘡身目與雜症黃瘡異

如金者宜茵陳湯。

茵陳湯

茵陳

梔子

大黃

姜煎

按茵陳為治疸退黃之專藥。今以病症較之。黃因其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